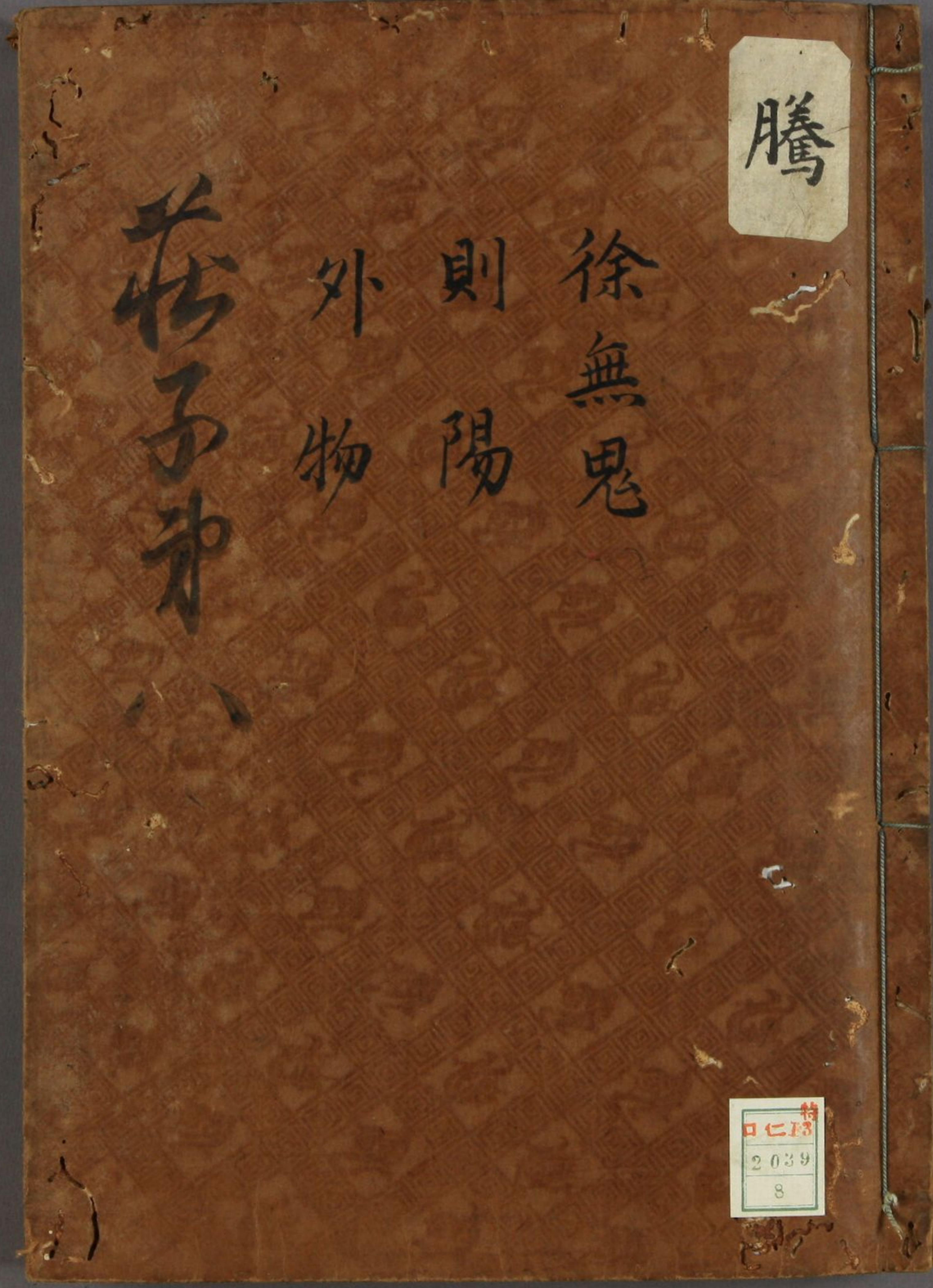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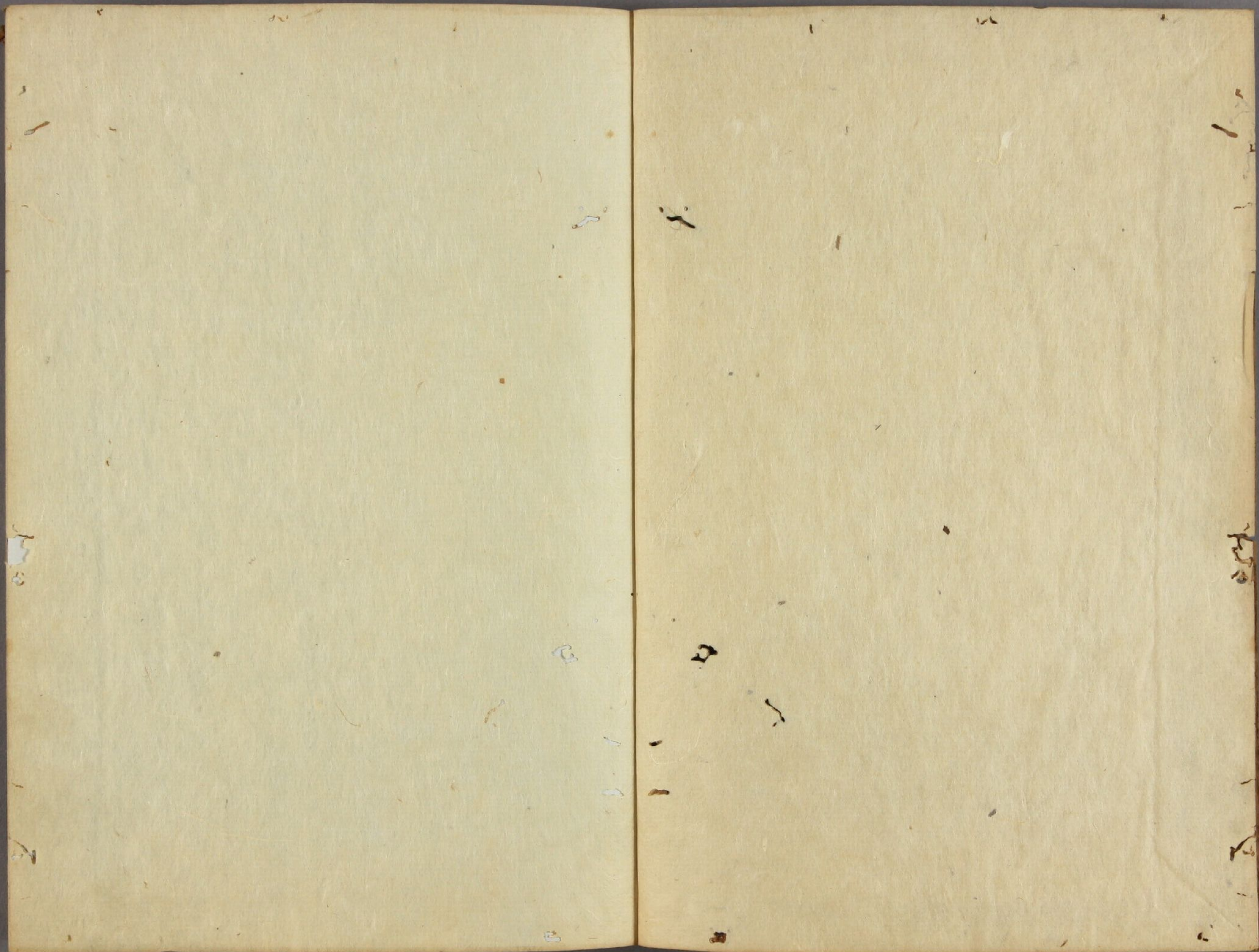
莊子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騰

特
口仁13
2039
8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八



長遠寺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々々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々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蓄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挈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々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堅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疑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々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

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乎魑魍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爻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橫六爻爲從也奉事從王

事也以詩書六爻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魑魍之徑挂塞也踉音郎類篇云欲行兒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警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
蕪，以質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
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
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
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騁於鎬壇之宮，無戲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

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之者同也登高不爲
長居下不然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
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
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
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
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
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
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
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爲之但
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

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
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
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
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闢故曰
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
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鎬壇祭祀之地也
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
君之用心若與物闢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
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
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

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
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
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
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
吾之曾次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
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
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
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
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撓
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

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
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墜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

此而已乎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
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
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
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閭滑稽也
此等人名皆是寓言君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
者亦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
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
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
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

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
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
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
樂察士爲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
條理也凌陵轢也許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
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
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

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
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
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
患難而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
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
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

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
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賈之事也比和樂也
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
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
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
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

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又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得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

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々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楊々朱也東公孫龍也儒墨

楊東與惠子爲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鑿鼎夏熱之時以水而爲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

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
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
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
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
魯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
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
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
蹠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

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
而蹠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
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
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蹠音
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蹠而不能行之子曰蹠子
齊人以其蹠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闔也守
闔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
而求致鉏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
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是鉏鍾小鍾也唐亡

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令是一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二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荊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躡闔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爲闔者故

曰躡闔忘恩之闔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闔時彼亦自以爲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垂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今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若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所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所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

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具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攬撿見巧乎王々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

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攬撿

一作攬撿

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

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欲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掇禍者之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

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荅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耳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異。亦寓言。介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

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歆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齋適當渠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牂牡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

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捆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閤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々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薄結反
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
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
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
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
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

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覘割也一覘者猶言一截
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
自然之質皆一截之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
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
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
彘是也擇䟽鬻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
慕羊肉之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
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
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議刺好學者未知未
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
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䟽鬣豕之毛也奎蹄
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曰斗折也必古

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
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向氷山之意言所恃
者不足恃也域者囿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
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僂而自苦之
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
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
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
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之則不利也故
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爲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々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

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乎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頑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壘鷄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爲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錢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鵠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爲勾錢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爲帝

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鵠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撓也特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撓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
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
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
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

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
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胃腑
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
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
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外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取
果必也有待外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

爲身之害而人々以此自喜如得實然故曰人
以爲已實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形戮之人相尋
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
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
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
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
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
之大方體之大信誓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大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
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
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天
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
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誓者

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之定理也。持綏持也。綏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九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樞要者，即曰循有照，冥有樞。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爾。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知，可知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頤滑

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
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
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
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
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摧提掇發
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
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
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
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

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
奇特此篇亦於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今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搢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闕休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弔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

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

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
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
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
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
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
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
也目擊而通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
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
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之所

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
施此言其在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
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
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
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倭人也彼亦好進
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
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
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網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

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善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

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
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
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
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
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
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
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
草木皆荒穢緡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
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
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
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
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
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
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
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

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汙
齊物曰以言其老洳也洳者泥著而滔溺之意
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
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
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
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
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爲
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
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

爲之司

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
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
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
剩瀉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
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
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
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

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
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
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
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
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
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聒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中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聒之曰築十仞之
城今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
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
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
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
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
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
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

華子之言蓋謂者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噏也吹劍首者呬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呬音血上同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个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自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

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
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
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
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
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
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
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
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劍首
而吹則一呖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
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

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
者子路曰是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
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
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
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
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外其屋極而望人也稷々紛々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迹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着於也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々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蕪蒺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食也以衆

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蕕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拔而去之是天埋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洩膏也今之消

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

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卽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

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亡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失得正枉兩句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々々之形有不得其主則人君退而自責卽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

而乃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
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強其
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
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
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
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瀾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

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
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知而後
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
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
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
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逃
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
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

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
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湓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
搏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
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牽而里之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
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
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
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
也搏弊者執其贅見之弊而靈公使人扶翼之
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
未生之前此名已安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
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
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

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亡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今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々々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

福淳々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々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爲公合萬

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之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會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六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之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

常或有所拂逆而及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亦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亦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

比並而爲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
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
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
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

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
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
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
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
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
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
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
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々可見非惟可言亦可
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
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

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
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
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
然則其言識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
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按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
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
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意解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一曰莫爲
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
然亦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
止或居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
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鷄鳴狗吠不同
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能有大智之人
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
言而知之所將爲所欲爲也其所欲爲之意豈

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
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
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
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之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
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
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
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
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
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
疏遠矣

徂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
得而遠阻也既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
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
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情方
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
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
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
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
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
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不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

莊子雜篇
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
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
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
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
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此事與左

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
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齋以明月之讖殺斛律
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
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
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
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
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
天地大絃音駮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
火與金相守烝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
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
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
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專焚
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不常見者
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又螭音惇人敦轉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賢音昏又沉屯張倫

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類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墮罇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腎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曾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曾中至和之氣故曰

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正用此意僨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已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々々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外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來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鱸

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今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犗音界，牛也。緇與陷同。海水震蕩，亦作動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飲而食之也。輅，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今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

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々々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基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

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
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摩以手按之也
顙顙下也控其顙者控開其顙也別亦開也言
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
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脩上而趨下求僂而後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
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寧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
名相結以隱與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介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之長也趨下其行趨
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
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
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

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旣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

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柰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柰何哉其載焉終矜尔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

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
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
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
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
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
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
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磧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
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
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
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踰之意故曰無用之用

徐

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
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
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
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爲也至知厚
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絕之失矣
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
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
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
有賤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壘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
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
世變者也狶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
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逐
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
只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
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
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
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反女展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々塞々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

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瞽乎諛音玄知出乎爭

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
鐮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重閭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磳爭鬪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喜故曰亦

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恚自蕩溢矣暴急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訟
急之意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榮
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榮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腹猶
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
可了也鉋鐮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
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爲耕種之
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艸木之得雨而方生植

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銚鐻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爲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若，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曾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反賊立改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賊與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賊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盛德而賊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

也以孝而得爵遂爲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爲累也官師猶今日官貪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由徒狄因以踏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由徒狄又慕隱名以

世說新語

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失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





